

第一章 经略西北

15 岁时，父亲被清政府处以绞刑，杨虎城将父亲的尸体埋葬后，不久便约集志同道合的弟兄们上了山，由一杆枪到一个营，到主政陕甘、威震西北。他明里附蒋，暗中却与共产党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发起“中秋会”，劫贪官，除恶霸，声震四方

孙荷伯（曾任杨虎城部连长）等口述：

杨虎城将军出生于贫农家庭，在蒲城东乡甘北村。原来只有薄地十来亩，破房三四间，没有牲口、车辆，父亲杨复兴，在孙镇做木工，维持全家生活。伯父杨全兴，虽出身农民，在清末即有革命思想，参加了反满的秘密会党——哥老会，人称“大爷”。因为杨全兴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事反满革命活动，清政府派人搜捕多次未获，却把杨虎城的父亲杨复兴捕去顶案，被处绞刑，殉难于西安。杨虎城当时才十四五岁，在亲友的协助下，去西安将父亲的尸体搬回安葬，时间约在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不久，杨全兴也被捉去打死。所以，杨虎城将军从小即对反动统治阶级怀着刻骨的仇恨，孕育了坚决革命的思想。以后杨虎城将军能干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与此有很大关系。

杨虎城的父亲和伯父殉难后，家中只有老母和幼弟（茂三），生活十分困难，因他当时年龄还小，不得已便去孙镇孙家饭馆做童工，但他时刻念念不忘替父报仇。有一次，母亲给他一些烂铁，叫他去打一把镰头，他却打了铁瓦子，拴在腿上，锻炼跑路吃苦的本领，以便为将来从戎奔走。杨虎城的母亲孙太夫人，教子很严。杨虎城侍母也至孝，他一生的事业，与家庭的教养是分不开的。

杨虎城在孙镇饭馆当堂倌时，即和伙友孙荷伯及乡友孙福全、孙书友、孙友儿等结拜，并参加反满的哥老会。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中秋同志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因为历史上，汉民族驱逐元朝封建统治者，是在中秋节日起义的，所以这个组织的革命性质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韩寅生、左胜娃、姬汇百等，因为活动秘密，这个组织的参加人员又大半逝去，其活动详情已无从考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九月初四蒲城也发生动乱。杨虎城看见革命时机成熟，便联系同志百余人，前往乾州，参加向字营，以便进行最实际的革命运动。1912年（民国元年）向字营解散后，杨虎城又返回蒲城，仍在孙镇饭馆安身，但始终不忘革命，时刻想着为民除害。当时，东乡有个恶霸劣绅李桢，借给商人包收烂账机会，在石羊、黎起一带强拆民房，抢拉牲口，胡作非为，行同土匪。农民们恨之入骨，叫他“黑豆虫”。但因其投靠地方有势力的郭坚与岳西峰等，一般人都不敢惹他。杨虎城当时虽然只是个20岁左右的青年，却胆识过人，决心为民除害。因自己力量单薄，经段廷朝、冯进喜、胡遂太介绍，和哥老会有势力的李子高认识结拜，并到洛河东借了绰号“倒植”的一枝马拐子枪，1914年秋天（约八九月），装着给李桢去送信，到孙镇李桢住的粮店，见了李桢先说：“有人给你捎一封信。”便敏捷机

智地从套裤里抽出枪来，一下子把李桢打死，为地方除了一个大霸。杨虎城这次侠义壮举，使得人心大快，他的名声也很快传遍四乡。

辛亥革命后，各乡纷纷发动民众，办理民团。杨虎城在打死李桢后，一方面有了名气，一方面也有了一把子人和部分枪支。孙镇区长孙梅臣便呈请县上，委派杨虎城为东乡民团总团长，管辖东乡 12 个分联，经常集中训练、检阅民团武力。当时东乡的高林股匪，有六七支枪，在永丰川一带抢劫，危害乡里，孙梅臣也无法消灭。杨虎城任团总后，便和李子高、李云城、孙荷伯等带民团百余人，把高林股匪消灭，打死匪徒七八个，又为地方除了一大害，农民生活也安定了。

1916 年（民国 5 年），高峻联合曹世英（俊夫）、郭坚（方刚）、耿直等，树立护国军旗帜，通电讨袁逐陆（陆建章）时，杨虎城也参加了这一革命运动。在王银喜（名飞虎、字子封）的护国军第三混成团下任第一营营长，营副潘疙瘩，下属四个连，第一连连长李子高，第二连连长任子扬，第三连连长李云城，第四连连长王来，另有白玉生等，均系杨之干员。部队当时驻防黄河西岸一带，并在朝邑将陆建章一连军队缴械。在郃阳驻防时，股匪徐老毛、李青兰、张青山几百人危害地方（在黄龙山、郃阳一带），杨将军派了一个连，由李鹏飞带队，把这股土匪全部剿灭。匪徒尸体纵横，便拿农民场里使用的“管槎”往山沟里运送掩埋。后驻防宜川，解决了不少小股土匪，为地方除害。

杨部驻沿河时，1917 年郭坚部去河东讨伐张勋，反被陈树藩和阎锡山夹攻，几乎全军覆没，残部退回河西时，陈树藩想借机彻底消灭郭部，知道杨虎城和郭坚不和，便命令杨部堵防河西各渡口，不许郭部渡河。杨虎城以国家为重，完全摒弃私见，违

反陈树藩的命令，放郭坚残部安全通过自己的防地。郭本来在其谋士李桢被打死后，对杨虎城非常仇恨，这时不但前仇尽解，而且对杨虎城的大义行为非常感激。

二、组织靖国军，参加北伐，卷入派系纷争

孙蔚如口述：

1919 年前后陕西靖国军的一般情况

陕西靖国军是北方惟一的响应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护法之役的军事组织；是由来自各个不同方面、不同出身的领导人物组成



清国军时期的杨虎城

的庞杂而松弛的军事集团。第一路郭坚，主要以关中“刀客”为骨干。第二路樊钟秀（樊老二）原为黄龙山的一股“土匪”，归陈树藩收编，在惠有光说以护法革命大义后，樊遂脱离陈树藩投入靖国军（一说樊投入靖国军是由于张义安的招致，两说孰是，待证——编者）。第三路曹世英（俊夫）是由不甘心于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掠夺的同盟会部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

分党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第四路胡景翼（笠僧）乃由陈树藩部队中分化出来的正规军。第五路高峻（峰五）是地方民团转化的军队。第六路卢占魁原系绥远军队，被那时的都统蒋雁行压迫而投入靖国军。这些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出身的领导人物，自然地要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打算，互争雄长，攘夺权利，不可能组成一个坚强统一的指挥系统。于右任虽为靖国军总司令，实际上形同虚设，徒有其名而已。因之在兴起后的顺利时期中，各自霸占一块小地盘，派粮派款，滥无限度，招兵买枪，竞相扩大实力。再加上本来没训练或少训练的队伍，由于不断地作战，军纪更形松弛，确实给渭北广大地区的人民，带来不少的损害，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特别是一、六两路占据的岐山、凤翔、耀县等地，情况更为严重。到后来处境困难，敌方大军压境，在高官厚禄、威胁利诱之下，就出现一种离心离德、各自为谋的状态，那就不足奇怪的了。尽管陕西靖国军本身有这样多的缺陷，不能令人满意，但从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来说，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北方响应孙中山先生的惟一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以渭北数县之地，饷械全无，抗拒北洋军阀发动五省军队的几次围攻，坚持 5 年之久，其艰苦搏斗的牺牲精神，也是足以称道的。我们绝不能因它本身具有缺陷而全盘否定，应该在政治意义上给以足够的估计。

进 军 武 功

杨虎城是靖国军第三路曹世英（俊夫）的第一支队司令，是向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自动参加的一支武装部队。他和曹世英既有军事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又有较好的朋友情感，在当时曹世英内部是具有实力的人物之一。当 1919 年（民

国 8 年)北洋军阀政府,发动直、奉、晋、豫、甘五省军队支援陈树藩的时候,奉军许兰洲率领部队,协同刘镇华的镇嵩军和陈树藩的军队,直趋岐(山)凤(翔)一带,向靖国军第一第二路压迫,郭坚、樊钟秀以“联许倒陈”的说法,接受了奉军的改编。陕西靖国军整个内部从而悄悄地形成“接受改编”与“反受编”两派的斗争。卷入这个斗争中的,不仅仅是一些文职人员,也包括着一部分带兵的军官,直至负责领导的军官。这种已经形成的“受编”与“反受编”的两派,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遂由暗斗而逐渐明朗化。杨虎城是站在“反受编”这一面的,并且是反对最力的人物之一。这时郭坚、樊钟秀已改换成奉军的旗帜,樊并已开往河南。援陕滇军叶荃(湘石)也带同第六路(卢占魁)经四川开往南方。整个靖国军遂呈现一种支离破碎的局面。杨虎城驻在临潼渭河北一个小镇——栎阳。他的部队只有三个营,第一营营长姬汇百,第二营营长任子扬,第三营营长冯钦哉,总共不过 1000 余人。栎阳是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地形上无险可守;而且东南两方与直军对峙,西北两方与三四路紧密接连。如此外有敌军压境,内有接受改编势力的迫胁,如果欲继续树立靖国军旗帜,在形势上是极为不利的。于是杨多次规劝曹世英不要接受改编而得不到赞同后,径率所属部队向西发展。武功是西安通甘肃大道上的重要城市,东北距淳化、旬邑山区不远,西出可与第一路李夺部靠拢;这时郭坚个人到西安已被冯玉祥杀害,他的部队李夺、麻振武曾在凤翔,正无所依靠。而这个城市,杨虎城以前因援助友军曾经驻过一个时期,人情比较熟悉,地形亦多了解,遂选定武功县城为西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1920 年杨虎城率全部一举攻占了武功县城,全歼陈树藩部的一个营,获得大量物资和武器,跟着又占据扶风等县,至此,他的初步计划业已完成,积极扩大实力,加强训练,为下一步准备条件。我就在这个

时候，离开曹世英那里参加这个部队。杨遂把原来的三个营扩编为五个营：第一营姬汇百，第二营任子扬，第三营冯钦哉，第四营鲍贵堂，第五营孙蔚如，另外有一个卫队连和一个骑兵连，全部共 3000 多人，高举着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的旗帜。

坚决反对“受编”，迎于右任建靖国军总司令部于西路

1921 年（民国 10 年）直皖战争以皖系彻底失败而结束，直系阎相文督陕，分兵三路向陕境挺进。皖系陈树藩被赶下台，逃往汉中的时候，三原方面的靖国军主张“受编”的有力人物对“反受编”的所有部队，配合直军的军事压迫和政治诱骗，也从各个方面施加压力。双方相互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而尖锐，在武功坚持“反受编”的杨虎城就成为重要对象之一。曹馄、吴佩孚特派参议武叔斌到武功见杨，表示“吴大帅”器重之意，并允给杨编一个独立旅，枪支经费，都可从优。杨虎城的答复是：“我所争的只是靖国军这一面旗帜，并不是师长旅长一类的官职，如果‘吴大帅’同意我继续树立这面旗帜，那么，任何官职我都不计。”胡景翼派人持亲笔信劝杨“受编”，并为自己剖白说：“余之受编，是依人也，非降人也。”还以刘备依曹操、刘表自况，随后又派董蒲生、李香亭来劝说，并表示愿以杨为他的旅长（这时胡已被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一师）。曹世英也派王子申劝杨“受编”，杨说：“俊夫（曹世英的别号）投贼，又来劝我投贼，真是太不够朋友了。”杨虎城严辞拒绝了这些利禄勾引、甘言诱惑，没有丝毫表示动摇，相反地更积极准备迎于右任西来，为陕西靖国军开辟一个新局面。这时，三原、高陵等处接受改编的有力人物公开地表现出来，作为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制止既无实力，劝阻又无效果，而靖国军的旗帜和陕西陆军第一师的旗帜更不能同时在一个地方并存，于被迫离开靖国军总司令部，迁居

所建的民治小学校园中，继移住城外之东里堡，他自况地说：“满目新人是旧人”；“茫茫何地欲为家”。1921年9月21日，戏剧性地开了一次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决定撤销了靖国军旗帜，接受直军改编，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被缴械解散。这个“力穷西北泪纵横”的总司令不得不迁往淳化县之方里镇，依于鸣冈（于是反受编者之一）做寓公。于右任正在穷无所归的当儿，杨虎城派参谋韩望尘敦请于去武功，共谋恢复不绝如缕的靖国军事事业，这对于右任说来，真是喜出望外，遂欣然接受，表现出“老兵休道戎衣薄，大地阳春可唤来”的乐观态度（以上所引诗句，均见《右任诗存笺》）。1922年（民国11年）3月间，于右任在于鸣冈派队护送、杨虎城率队亲迎下到达了武功。经过一度商讨，在武功城里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行营，发表杨虎城为第三路司令，李夺为第一路司令（李是郭坚的旧部，郭坚被冯玉祥杀害后，尚无所归属）。陕西靖国军的旗帜继续飘扬在武功原上。稍后感到武功距敌人太近，为策安全，把总司令部设在凤翔，于亦随同前往。

铁佛寺截械与马嵬浴血抗敌

甘肃督军陆洪涛买的一批枪弹，要经由西安、乾县运回甘肃。此事为杨部参谋张澍（号雨生，甘肃陇南人，因此事为陆所含恨，后在兰州遇害）所侦悉，当即报告杨虎城，杨令其继续侦察，并秘密作截械准备。雨生对给他的任务，很认真负责，在细心侦察周密研究后，预计这批运输枪弹和担任保护的约5个营的部队于3月26日将到达铁佛寺。但是直军和新受编的岳维峻旅均驻在不远的地方，陆洪涛派的迎接队伍，听说也快到达，因此这一战斗要求以极其敏捷勇敢的行动于短暂时间内结束，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经缜密部署，决定以刘香亭的骑失连为前锋。第

一、二两营跟进，五营为预备队，均于先一日在乾县之临平镇集结完毕，26 日上午开始行动。大约于八九点钟前后，我先锋已与对方的护送部队接触，对方退入铁佛寺镇内与我对抗，一、二两营遂向这个小集镇展开攻击战。可是那些护运队伍的抵抗并不算弱，直到下午，一、二营曾几次组织强攻，尚未得手，适预备队五营赶到，一举攻占了铁佛寺西的制高点突子山，以猛烈火力向镇内瞰射，那些护运的队伍，垂头丧气，顿时混乱。一、二营趁机猛扑，在不大的时间内结束了战斗。这时陆洪涛的迎接队伍已距铁佛寺不远，只好撤回。是役计缴获各种枪械 1000 多支，子弹五六十万发。这对当时枪弹两缺的靖国军第三路军来说，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补充。

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杨虎城，缴获了甘肃陆洪涛枪弹之后，积极充实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亲自督促，加紧各营的训练，经常在直军驻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以熟悉那些地区的地形和迷惑直军的注意。同时联合第一路李夺，筹商扩大靖国军的政治影响与军事地区的计划。适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全部开出关外，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可利用来打击在陕直军的好机会。于右任遂令第三路和第一路第一支队麻振武部，共同进攻马嵬，于得手后，趁机向兴平、咸阳扩大战果。杨虎城 4 月 21 日率部东进，22 日拂晓以装作同以往军事演习模样，趁马嵬敌军迷惑不清疏于防范之际，一举攻占马嵬，全歼直军二十师阎治堂（二十师师长原为阎相文，阎相文死后，阎治堂以旅长升任）的两个整营。第二日敌纠合附近所驻的各部队，猛力反扑，杨军奋勇抵抗，战斗极为激烈，终以友军没有及时赶到，被迫撤回原防。是役按当时情形说，如果第一路的麻振武部能够于我军攻占马嵬时赶到，不给敌人以喘气机会，攻占邻近直军的一些据点，第二日敌人可能不会组织反攻，即使第二日敌人反攻，在敌我鏖战正酣的时候能够适

时增援，则杨部也不会放弃已攻占的马嵬。可惜的是麻振武贪图小利，在答应出兵策应的那天晚上，没来马嵬，却分兵两路去终南山麓攻夺直军储藏的军用物资，而晚间两路联系不好，彼此误为敌人互相打起来，反被守护物资的直军，趁其互打混乱之间，给以猛烈的攻袭，麻振武率残部狼狈地逃回岐山。这种贪图小利、贻误战机的错误行动，实在叫人痛心。是役我的手臂负伤，移居凤翔治疗，所以后来我未能随军退往三边，待第二年伤好才赶往那里。

直军并不以恢复原防地——马嵬为满足，认为驻在武功的靖国军第三路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于是以二十师为主力，加上郭金榜的第二旅，镇嵩军的第五路柴云升部，配属强大的炮兵团（有山野炮 40 余门），向我武功东原既设阵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军既无炮兵，武器也不太好，仅以步枪刺刀和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敌人相拼，凭着官兵的杀敌热情，在残酷激烈的战斗中，坚持不撤退。

史家圪塔位于我军阵地最右翼，系第二营周子健连防守。镇嵩军柴云升部，用全部兵力，昼夜围攻好几天，反复争夺，战事非常激烈。我以王镇华、杨明斋两连往援，击破敌人五营之众。不幸王、杨两连长先后负伤，致未能完成任务。后各部转进时，即留周子健连在该处掩护退却，战事更为惨烈。最后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拼坏了，甚至用镢头、铁锹和敌人拼杀，就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掩护大军得以从容撤退。像这样坚强勇敢的战士，实在是值得人深深怀念的。

第一路麻振武部虽加入战斗，却不能很好地协同行动，整个战线几乎由我方单独担负。敌人挟其优势火力，用 40 多门山野炮，不停轰击，以几倍于我的兵力迭次组织强攻。在半月多的昼夜苦战中，阵地屹然未动，敌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形成对峙状

态。然在这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直系甘肃陆洪涛的部队侵占麟游，陕南管金聚的第十五混成旅开到宝鸡，我军陷入四面包围，形势顿时严重。而在久战之余，兵员的补充，械弹的供给，都成当前的重要问题。杨虎城忍痛决定放弃武功阵地，于 5 月 5 日经由扶风、岐山之桃园与凤翔第一路靠拢。

退 入 陕 北

1922 年（民国 11 年）5 月 11 日，杨虎城率领全部到达凤翔之田家庄，受到于右任与第一路全体官兵的欢迎，乃共同商讨今后大计。一致认为就当前全国形势来说，对革命是不利的，在给敌军重创后必须设法储备一部分革命力量，在西北保留革命种子，以便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继续进行革命。杨当时对于右任表示说：“请你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先生，看今后怎么办。我带队伍去沙陀国（指陕北），敬待后命。”阴历五月二十九日杨部离开田家庄，经由麟游、礼泉、乾县地区，迭次冲破敌军袁健吾和受编的原第四路田玉洁等部的拦阻，开到三原的大程镇。本来杨由麟游就可以径往陕北，其所以不避艰险，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来大程镇的目的是：以前曾和反受编的甄寿山、马青苑（驻交口、雨金一带）约定，杨部若到三原附近，留在关内的反受编部队就可联合起来，重建靖国军旗帜。不意杨到后，这些预先有约的人们，都不愿履行诺言，杨虎城乃决定北上袭取洛川做根据地，继续树立靖国军旗帜。洛川距延安一百七八十华里，当时驻的田维勤部李养青一个营。杨部袭取未遂，乃采用围城强攻方法，而洛川城小沟深，一时不易得手，刘镇华派的 阚玉昆、缙保杰又跟着追击上来，遂不得不打消攻取洛川计划，经安塞、靖边到与内蒙毗邻的宁条梁、安边、定边一带暂驻，从事休整。这一带是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防地，那时井还没投靠直系，过去又和

杨虎城私交很好，杨虎城乃自己离开部队，交由李子高带着由并编为地方性的部队——陕北歩兵团。陕西靖国军从此成为历史陈迹了。

仲兴哉口述：

1926年春，吴新田与刘镇华勾结，率第七师，由宝鸡出山，向驻宝鸡、虢镇、陈村一带之杨虎城部进攻。杨虎城属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番号第三师。吴新田之精锐部队二十七、二十八等团与杨军大战于岐山南原油单村、杨柳村一带，战争异常激烈。敌曾乘夜进攻，被击退后，集结渭河南岸，转向周、户推进，杨军在当日晚向岐山附近集中，盖以此时刘镇华乘国民二军在豫西溃败，正率部向潼关进迫。杨虎城率部移驻三原、泾阳以北地区，与国民二军第三师师长田玉洁及国民二军后方留守司令朱子敏等，共同协商抗击刘镇华之策。

陕西督办李虎臣部与刘镇华镇嵩军屡战于渭南、临潼一带，而新败之师，士无斗志，遂致节节后退，势甚危急。李遂一方面向杨虎城求援；一方面派姜宏模旅长移辎重于咸阳，作向西撤退准备。李在电话上对杨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杨虎城在三原东里堡召集各将领会议。他认为西安为西北革命的根据地，若再次被刘镇华占据，将不利于革命军北伐，也会给地方和人民以极大灾难。因此坚决主张迅速驰赴西安，与李虎臣合兵抗击刘镇华来犯。当时杨曾指出：敌人兵力虽大于我，而西安城高池深有利于守不利于攻；且北洋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只要我们能坚守半年，国内政治必有变化，我们就可以取得胜利。各将领一致拥护他的主张。遂留李子高旅于三原北城与田玉洁部共同防守三原、泾阳外，立即下令各部驰赴西安。时在1926年4月中旬。

杨军渡渭赴援

草滩镇为渭北各县通往西安之重要渡口。杨虎城首先派孙蔚如之第二支队驰赴草滩镇，准备船只，掩护本军渡河，仲兴哉时为孙部参谋，随军出发。这时刘镇华之先头部队，已到新筑镇、沪河沿岸水腰一带，企图占领草滩渡口，以截断三原至西安的交通，阻止援军南下。第二支队占领渡口后，我冯钦哉、姬汇百两旅长即率精锐部队，连夜相继渡河，迅速向西安前进。到达西安时，刘镇华先头部队已占领西安东郊的韩森寨，进至东关附近，正向西安城垣攻击前进。瞬息之间，即有占领西安之可能，情势异常危急。冯钦哉、姬汇百两部，未及休息，即投入战斗，奋勇击退敌军前锋，西安城转危为安。杨虎城遂率后卫各部由草滩、马神庙两路渡河，进入西安。时为 1926 年 4 月 18 日。当刘镇华兵临城下时，督办李虎臣对守城信心不坚，而各大绅如宋伯鲁辈又酝酿欢迎刘军，因而城中人心惶恐不安，杨军人城后，人心乃趋安定。

守城兵力配备

城中部队，共分三个系统：一为李虎臣部国民二军系统，一为杨虎城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另一为卫定一部；卫原为国民二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守城时改编为陕军第四师师长。三部兵力共万余人。杨部兵力人数较多。对防守任务，采取划地分区办法。杨军防区为东城、北城（西北城角一段，归李部担任）和东关、北关以及城关以外附近之村落。李、卫两部，共同防守的区域为南城、西城和南关、西关以及城关以外附近之村落。东、北两方敌距城既近，地形很高，为敌进攻之重点。

当时城中部队既分为三个系统，而指挥也不统一。以兵力

论，杨军兵力较大，且未遭受战斗损失；以地位论，李为陕西督办，地位较高，李如受杨指挥，势所难能。杨虎城深察这种情形，遂推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而自为副司令。从此统一指挥，消除猜忌。杨既志决坚守，李亦与之一心，全城人民在刘镇华军合围、死困的情况下，只有与守军通力合作，遂致最后保持住这一不屈的名城。

敌筑长塄以困西安

刘镇华所部陆续迫近西安城郊后，东、南、北三面的许多村落，均被其占领，形成三面包围，只留西面一路与咸阳可通。不久，西面亦被敌截断，驻咸阳之国民二军姜宏模部联合西路陕军，几次向敌军攻击，图打通西安咸阳通路，均未成功，从此西安陷入四面被敌包围之中。我军亦常采取以攻为守之策，抽出精锐部队，乘夜重点突袭敌军阵地，如突击西北城角附近之大白杨等村。但多是予敌以重创后，仍退守原防，确保兵力。

刘镇华镇嵩军纪律甚坏，素为全陕人民所深恶（刘镇华曾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八年），这次来犯时，西安附近人民，畏之如蛇蝎，故男女扶老携幼，逃入城中避难者甚众。至此，城已四面被围，有欲回家探亲者，出城后均被敌兵拦阻，并劫掠其所带衣物，然后逼其仍回城中，妇女则辄遭其侮辱。因此，城内人民对刘镇华恨之入骨，人各具同仇敌忾之心，无不愿与我军坚守此城。

刘镇华鉴于我军不时乘夜出击，乃强征各县人民，掘长塄以困城（解放初期，故垒犹断续可见）。塄宽、深均约一丈多，塄后筑堡垒设大炮。刘军此举意在困死城中军民，用心至为恶毒，其计亦至愚蠢。它并没有想到因此使我城内各军更加团结，军民一心，守城之志更加坚决，只是苦害了数县挖掘长塄的人民和糟

踢了绕城数十里的农田和麦苗，引起广大人民同仇敌忾。

东北城角的反围攻战

刘镇华包围了西安以后，占据了城东北方龙首原上的含元殿（唐之大明宫）。该村距城只有数里，为敌炮兵阵地，可以俯瞰距城较近之村庄。同时，城东韩森寨最初即为敌所占领，而韩森寨前之韩森冢地势尤高，敌设炮兵阵地于其上，可以瞰制城东一带。敌尝掘地道潜攻东梢门，用棺材满装火药，轰炸城墙，城墙崩塌数丈，敌兵乘势蜂拥而上，但经我军顽强堵击，英勇搏斗后，终于将敌击溃，敌伤亡甚大，攻城之企图未逞。继而转向大城之东北角一带进攻。此处村庄如午门、钟架子、郭家圪台子等距大城较近者只数百米，但城高（约三丈六尺）池深（约丈余），攀登仰攻非易。敌又从巩县兵工厂调来工人和工具，从地下掘隧道，企图穿过护城河，直进城内，亦经我军侦知，即派官兵沿护城河侦察。侦察之法系置大铜锣于地面，撒豌豆于其上，侧耳倾听，即可辨识隧道挖掘的方向和距离，我即按其方向成直交，掘深沟以防之。敌挖掘既近，铜锣响声愈显，豌豆跳动也越高。我即备柴草和以辣椒粉，并用鼓风器具以待之，一见挖透，即向洞口引火扇风，浓烟一缕挟带强烈辛辣气味冲入隧道之中，再用短枪从洞口猛射，洞中之敌不死即逃。从此不复从地下进攻。

敌在隧道进攻失败以后，复从东北城角架云梯仰攻，以求侥幸得逞。敌离东北城角较近，而此处城壕水也最浅，遂被选为攻击点。敌乘夜在午门附近筑一高台，台高约与城齐，上置山炮、迫击炮。某日，又于暗夜向城下运云梯，企图拂晓以前登城。东北城角守军为孙蔚如之第二支队第一营，发现后，立即猛烈射击，并连续投以麻辫子炸弹（系土法制造，效力很好）。当时有一敌兵攀登已近垛口，为我一担水的炊事员发现，即将扁担水桶

向该敌劈头 攒下，敌兵应声从云梯滚下去。接着敌炮兵即从东北的含元殿和东边的韩森寨以及北边的午门等处集中向东北城角打来。东北城角的亭子和许多墙垛都被打毁，瓦砖木石与炮弹之炸片齐飞，烟尘弥漫，笼罩城上。我官兵虽有不小的伤亡，但都能坚守防地，英勇杀敌。连长王金奎身受重伤，犹坚决不离防地，终至壮烈牺牲。此时天色破晓，敌兵暴露于城下，死伤亦很多。匪首王老五（师长）、柴云升（师长）不甘失败，亲来督战，继续增兵进攻。我各处部队亦纷来增援。首先是姬汇百旅长和孙蔚如司令各带勤务员兵赶到，即时上城，加入战斗。孙蔚如司令看见敌还没有退却模样，即令我向师部打电话，请再派队增援。师部即增兵上城，师参谋王俊生参加战斗手部带伤，仍不肯退。我军复抽派精锐兵力，出东门向北、出北门向东均沿城壕边缘和菜园子、午门等村庄向敌侧击。大战至傍晚，敌终被迫溃退。这次战斗是刘镇华围城以来攻城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刘镇华在战前曾作了极大的准备，其肉搏部队纠合著名悍匪王老五部的官兵，并悬有重赏（云梯上钉有布条，第一梯赏 1000 元，二梯 500 元，三梯 300 元），妄图一举而下西安。不料遭到我军沉重之打击，从此不敢再作强攻的梦想。此役系在初秋的时候。

城内军糈民食

坚守西安，粮食为主要条件之一。我军入城后即注意到这个问题，曾进行详细调查。由于陕西先年（1925 年）麦子丰收，谷价很贱，各粮行、商家争相囤积，图获暴利，因而从各县购进麦子甚多。囤积数量最多者达数百石，百余石、数十石者，更为寻常。因此，估计坚守半年，粮食足够应用。但守城后期发生了严重的缺粮。主要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兵站对于粮食没有采取计划用粮、计口授粮、节约用粮的措施，糟蹋浪费非常严

重。再加上对粮食的保管不善，以致发生霉烂变质等情事，造成很大的损失。第二，由于西安附近居民，进城避难者数万人，吃掉一大部分粮食。第三，由于战争拖长，超过了估计的时间。在 8 月以前军民粮食尚能维持，到 9 月间已日渐缺乏，9 月底以后已呈严重的缺粮现象，以致很多居民断炊，遂以油渣、谷糠、野草为食，到 11 月更为艰苦，发生军民争食的现象。各部队往往派员到居民家中征粮，引起秩序混乱。杨虎城乃在其师部召集营长以上军官讲话。他说明坚守西安的重大意义。他说：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是人民的敌人，刘镇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直接打击北洋军阀，也就是协助革命军北伐。又说，我们坚守西安也是为西北革命争人格，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取得最后胜利。万一不幸西安被敌攻破，我各部官兵必须坚守防地，与城共存亡，与敌巷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不是要大家战死而我独生，我已下定决心，城破之日我就自戕于钟楼底下，以谢大家，以谢人民。言时声泪俱下，我们许多人都异常感动地流下泪来。他最后说：我们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倘不顾老百姓，怎能算得革命？近来各部队往往各派官佐到居民家中征粮，秩序太乱，这还能坚守西安吗？从今天起，各部队必须营长以上官长才准许征粮。二军我派丁增华纠察，三军我派姬汇百纠察，倘有不遵规定，私自征粮者，在哪里查出，即枪毙在哪里。从此以后，秩序复归稳定。

虽然如此，但缺粮问题仍存在着，且严重日甚一日。居民对凡是能吃的东西，都罗掘俱尽，各部队也杀战马以充饥饿。更加是年降雪特早，真是饥寒交迫，一斗麦子约值百元，而且有无市。街上已看不见卖食物的人，只听见有“一大块一吊”的叫卖声（一大块系一块糖与油渣合的饼）。人们走在街头，上冒雨雪，下践泥泞，一经滑倒，便死于泥水之中。每日死者数十人以至数